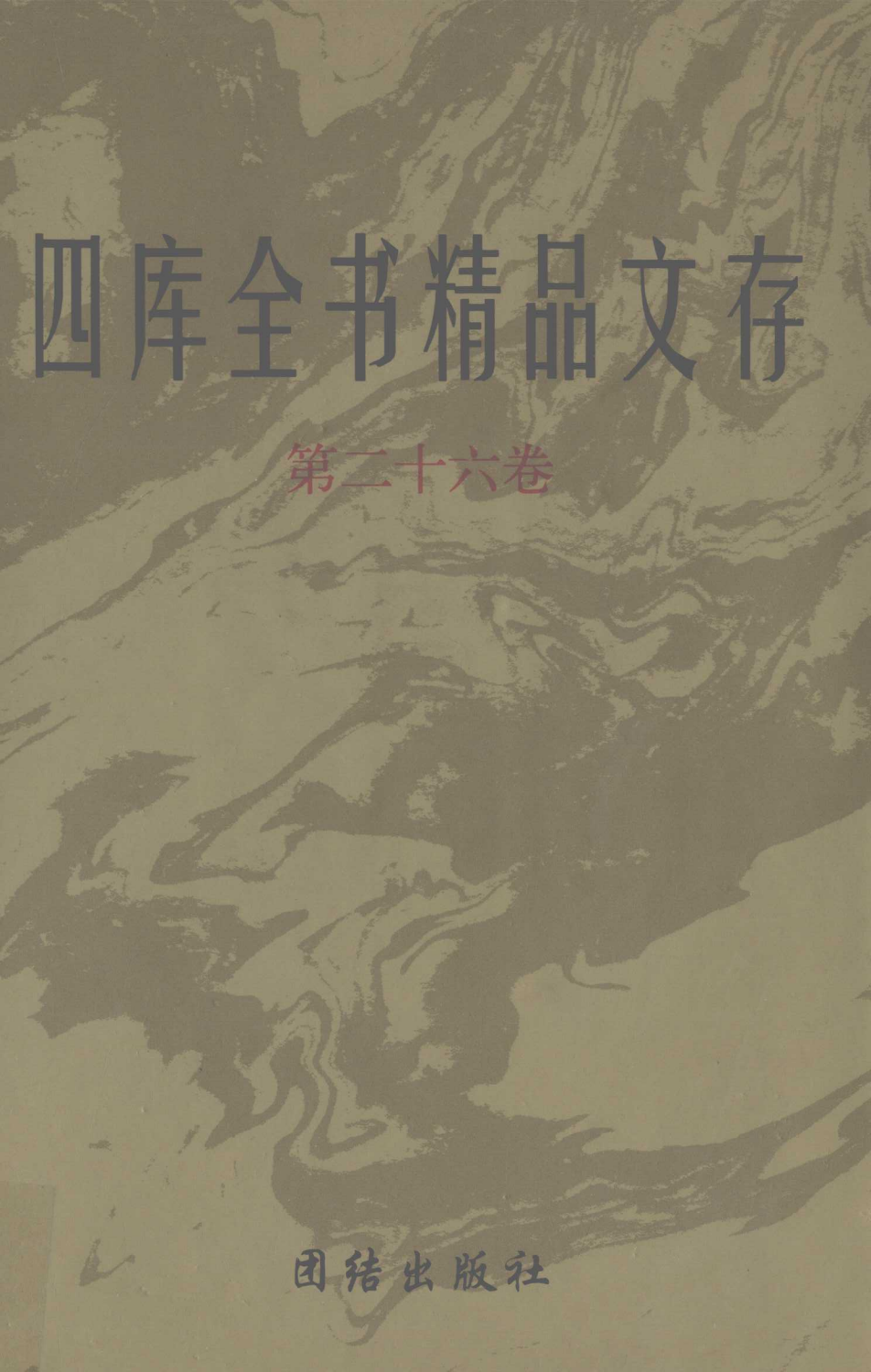




四库全书精品文存

第二十六卷

团结出版社

四库全书精品文存

中国书店

四库全书

精品文存

·26·

徐霞客游记

团结出版社

目 录

提要	(1)	游恒山日记	(64)
序	(2)	卷二上	(67)
卷一上	(4)	西南游日记一	(67)
游天台山日记	(4)	江右游日记	(80)
游雁宕山日记	(7)	卷二下	(121)
游白岳山日记	(10)	西南游日记二	(121)
游黄山日记	(12)	卷三上	(187)
游武彝山日记	(16)	西南游日记三	(187)
游庐山日记	(21)	卷三下	(246)
游黄山日记(后)	(25)	西南游日记四	(246)
卷一下	(27)	卷四上	(305)
游九鲤湖日记	(27)	西南游日记五	(305)
游嵩山日记	(31)	卷四下	(358)
游太华山日记	(36)	西南游日记六	(358)
游太和山日记	(38)	卷五上	(421)
闽游日记(前)	(41)		
闽游日记(后)	(46)		
游天台山日记	(51)		
游雁宕山日记(后)	(55)		
游五台山日记	(62)		

西南游日记七	(421)	西南游日记十五	(590)
卷五下	(443)	卷九下	(612)
西南游日记八	(443)	西南游日记十六	(612)
卷六上	(466)	卷十上	(643)
西南游日记九	(466)	西南游日记十七	(643)
卷六下	(486)	卷十下	(666)
西南游日记十	(486)	西南游日记十八	(666)
卷七上	(516)	卷十一上	(690)
西南游日记十一	(516)	西南游日记十九	(690)
卷七下	(537)	卷十一下	(715)
西南游日记十二	(537)	西南游日记二十	(715)
卷八上	(549)	卷十二上	(735)
西南游日记十三	(549)	西南游日记二十一	(735)
卷八下	(571)	卷十二下	(762)
西南游日记十四	(571)	西南游日记二十二	(762)
卷九上	(590)		

提要

《徐霞客游记》十二卷，〔明〕徐宏祖撰。宏祖，江阴人，霞客其字也。少负奇气，年三十，即出游。携一袱被，遍历东南佳山水。自吴、越之闽、之楚，北至齐、鲁、燕、冀、嵩、雒，登华山而归旋。复由闽之粤，又由终南背走峨眉，访恒山，又南过大渡河至黎雅，寻金沙江，从澜沧北寻盘江，复出石门关数千里，穷星涉海而还，所至辄为文以志游迹。没后手稿散逸，其友季梦良求得之，而中多缺失。宜兴史氏亦有抄本，而伪异尤甚。此则扬名时所重加编订者也。本书按日记述作者 1613—1639 年间旅行观察所得，对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现象，均作了详细记录，开辟地理学上系统观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第一卷自天台、雁荡以及五台、恒、华，各为一篇。第二卷以下皆西南游记，凡二十五篇。首浙江江西一篇，次湖广一篇，次广西六篇，次贵州一篇，次云南十有六篇，其所缺者一篇而已。自古名山大泽，秩祀所先，但以表望封圻，未闻品题名胜，逮典午而后，游迹始盛。六朝文士，无不托兴登临。史册所载，若谢灵运《居名山志》、《游名山志》，戴祚《西征记》，郭缘生《述征记》，姚最《述行记》之类，虽权輿有自而简册无多，尚未有累牍连篇都为一集者。宏祖耽奇嗜僻，刻意远游，既锐于搜寻毫素，尤勤于摹写游记之夥，遂莫过于斯编。虽足迹所经，排日纪载，未尝有意于为文。然以耳目所亲，见闻较确。且黔滇荒远，輿志多疏，此书于山川脉络，剖析详明，尤为资考证。是亦《山经》之别乘，《輿地记》之外篇存此一体，于地理之学未尝无补也。

序

己丑仲夏将赴淮浦，舟中无事，展卷外舅刘南开先生所抄《徐霞客游记》，抵寓后既终卷。念其平生，胼胝胝蹶，历数万里，冲风雨、触寒暑者，垂三十年其所自记游迹，计日按程，凿凿可稽；文词繁委，为道所亲历，不失质实、详密之体。而形容物态、摹绘清景时，复雅丽自赏，足移人情，既可自怡悦，复堪供持赠者也。因手录而存之。凡两阅月而毕，曰是殆负迈俗不羁之志，狂而不知取裁者欤。观其意趣，所寄往往出于释老仙佛，亦性质之近使然，而其为人之奇倔豪宕于斯，概见未没也。古之殚心于天地文理之学以成名者，冥搜闳奥，旷览幽遐，每出于踪迹瑰异之士，自非有好奇之癖，亦孰蹈绝险、赴穷荒，疲敝精力以为之哉！若其足以裨助闻见正于学者，不无补也。令观《国》、《风》、二《雅》所陈，禹贡《职方》所记，以及地理河渠诸志，皆详山川风土，以为农田水利、施政立教、因时制宜之具。其间虫鱼草木之产兼资多识，圣教不废，兹非其足相发明证佐者欤。切而言之，深山、大泽，流峙终古，皆天地法象，示人之至，教本人生。所应穷历，特以手足之力，有限百年之期，若瞬势弗能亲至而目见。得斯书也，苟力所可至境。所适逢，固可展卷披对，按所已经者以为程；而所未能至者亦可以心知，其概如涉其境焉。夫子亟称，原泉曾氏《风雩咏归》，盖造物与游，所以涵泳天机，陶写胸次。案头置此，如朝夕晤名山水于几席间，詎非仁知养心之善物耶！抑尤有足以警心者，霞客之游也。升降于危崖绝壑，搜探于蛇龙窟宅、亘古人迹未到之区，不惜捐躯，命多方竭虑以赴之，期于必造其域、必穷其奥而后止。学者之于道

也，若覃思鼓勇，亦如霞客之于山水，则亦何深之不穷，何远之不屈？且入焉而安曾无犯，难倾生之虞味焉。而腴非有饥渴疲惫之困，其为高深富美，奚啻于洞壑泉石之奇、岱华江河之大哉。有志者可以观此而兴矣。予既喜其书之不为无益，且以其足为入道喻也。爰为之序，以自勗焉。

徐霞客游记·卷一上

游天台山日记

浙江台州府

癸丑之三月晦 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态。三十里，至梁隍山。闻此地於菟夹道，月伤数十人，遂止宿。

四月初一日 早雨。行十五里，路有岐，马首西向台山，天色渐霁。又十里，抵松门岭，山峻路滑，舍骑步行。自奉化来，虽越岭数重，皆循山麓，至此迂回临陟，俱在山脊；而雨后新霁，泉声山色，往复创变，翠丛中山鹃映发，令人攀历忘苦。又十五里，饭于筋竹庵。山顶随处种麦。从筋竹岭南行，则向国清大路。适有国清僧云峰同饭，言此抵石梁，山险路长，行李不便，不若以轻装往，而重担向国清相待。余然之，令担夫随云峰往国清，余与莲舟上人就石梁道。行五里，过筋竹岭。岭旁多短松，老干屈曲，根叶苍秀，俱吾闽门盆中物也。又三十余里，抵弥陀庵。上下高岭，深山荒寂，泉轰风动，路绝旅人。庵在万山坳中，路荒且长，适当其半，可饭可宿。

初二日 饭后，雨始止。遂越潦攀岭，溪石渐幽。二十里，暮抵天封寺。卧念晨上峰顶，以朗霁为缘，盖连日晚霁，并无晓晴。及五更梦中，闻明星满天，喜不成寐。

初三日 晨起，果日光烨烨。决策向顶，上数里，至华顶庵；又三里，将近顶，为太白堂；俱无可观。闻堂左下有黄经洞，乃从小径，二里，俯见一突石，颇觉秀蔚。至则一发僧结庵于前，恐风自洞来，以石瓮塞其门，大为叹惋。复上至太白，循

路登绝顶，荒草靡靡，山高风冽，草上结霜高寸许，而四山回映，琪花玉树，玲珑弥望。岭角山花盛开，顶上反不吐色，盖为高寒所勒耳。

仍下华顶庵，过池边小桥，越三岭，溪回山合，木石森丽，一转一奇，殊嫌所望。二十里，过上方广，至石梁，礼佛昙花亭，不暇细观飞瀑。下至下方广，仰视石梁飞瀑，忽在天际。闻断桥、珠帘尤胜，僧言饭后行，犹及往返。遂由仙筏桥向山后越一岭，沿涧八九里，水瀑从石门泻下，旋转三曲：上层为断桥，两石斜合，水碎进石间，汇转入潭；中层两石对峙如门，水为门束，势甚怒；下层潭口颇阔，泻处如阙，水从坳中斜下。三级俱高数丈，各极神奇，但循级而下，宛转处为曲所遮，不能一望尽收。又里许，为珠帘水，水倾下处甚平阔，其势散缓，滔滔汨汨。余赤足跳草莽中，揉木缘崖，莲舟不能从。暝色四下，始返。停足仙筏桥，观石梁卧虹，飞瀑喷雪，几不俗卧。

初四日 天山一碧如黛。不暇晨餐，即循仙筏上昙花亭，石梁即在亭外。梁阔尺余，长三丈，架两山坳间。两飞瀑从亭左来，至桥乃合流下坠，雷轰河溃，百丈不止。余从梁上行，下瞰深潭，毛骨俱悚。梁尽，即为大石所隔，不能达前山，乃还。过昙花，入上方广寺。循寺前溪，复至隔山大石上，坐观石梁；为下寺僧促饭，乃去。饭后，十五里，抵万年寺，登藏经阁。阁两重，有南北经两藏。寺前后多古杉，悉三人围，鹤巢于上，传声嘹唳，亦山中一清响也。是日，余欲向桐柏宫，觅琼台、双阙，路多迷津，遂谋向国清。国清去万年四十里，中过龙王堂；每下一岭，余谓已在平地，及下数重，势犹未止；始悟华顶之高，去天非远！日暮，入国清，与云峰相见，如遇故知，与商探奇次第。云峰言：“名胜无如两岩，虽远，可以骑行。先两岩而后步至桃源，抵桐柏，则翠壁、赤城，可一览收矣。”

初五日 有雨色，不顾。取寒、明两岩道，由寺向西门觅

骑。骑至，雨亦至。五十里，至步头，雨止，骑去。二里，入山，峰萦水映，木秀石奇，意甚乐之。一溪从东阳来，势甚急，大若曹娥。四顾无筏，负奴背而涉，深过于膝，移渡一涧，凡一时，三里，至明岩。明岩为寒山、拾得隐身地；两山回曲，《志》所谓八寸关也。入关，则四围峭壁如城。最后，洞深数丈，广容数百人。洞外，左有两岩，皆在半壁；右有石笋突耸，上齐石壁，相去一线，青松紫蕊，蓊葇于上，恰与左岩相对，可称奇绝。出八寸关，复上一岩，亦左向；来时仰望如一隙，及登其上，明敞容数百人。岩中一井，曰仙人井，浅而不可竭。岩外一特石，高数丈，上岐立如两人，僧指为“寒山、拾得”云。入寺，饭后云阴溃散，新月在天，人在回崖顶上，对之清光溢壁。

初六日 凌晨出寺，六七里至寒岩。石壁直上如劈；仰视空中，洞穴甚多。岩半有一洞，阔八十步，深百余步，平展明朗。循岩右行，从石隘仰登。岩坳有两石对耸，下分上连，为鹊桥。亦可与方广石梁争奇，但少飞瀑直下耳。还饭僧舍，觅筏渡一溪，循溪行山下，一带峭壁巉崖，草木盘垂其上，内多海棠紫荆，映荫溪色，香风来处，玉兰芳草，处处不绝。已至一山嘴，石壁直竖涧底；涧深流驶，旁无余地。壁上凿孔以行，孔中仅容半趾，逼身而过，神魄为动。自寒岩十五里，至步头，从小路向桃源，桃源在护国寺旁，寺已废，土人茫无知者。随云峰莽行曲路中，日已堕，竟无宿处，乃复问至坪头潭。潭去步头仅二十里，今从小路，反迂回三十余里，宿。信桃源误人也！

初七日 自坪头潭行曲路中三十余里，渡溪入山。又四五里，山口渐夹，有馆曰桃花坞。循深潭而行，潭水澄碧，飞泉自来注，为鸣玉涧。涧随山转，人随涧行。两旁山皆石骨，攒密夹翠，涉目成赏，大抵胜在寒、明两岩间。涧穷路绝，一瀑从山坳泻下，势甚纵横。出饭馆中，循坞东南行，越两岭，寻所谓“琼台”、“双阙”，竟无知者。去数里，访知在山顶；与云峰循路

攀援，始达其巅。下视峭削环转，一如桃源，而翠壁万丈过之，峰头中断，即为双阙，双阙所夹而环者，即为琼台。台三面绝壁，后转即连双阙。余在对阙，日暮不及登，然胜已一日尽矣。遂下山，从赤城后还国清，凡三十里。

初八日 离国清，从山后五里，登赤城。赤城山顶圆壁特起，望之如城，而石色微赤。岩穴为僧舍凌杂，尽掩天趣。所谓玉京洞、金钱池、洗肠井，俱无甚奇。

游雁宕山日记

浙江温州府

自初九日别台山，初十日抵黄岩。日已西，出南门三十里，宿于八岙。

十一日 二十里，登盘山岭，望雁山诸峰，芙蓉插天，片片扑人眉宇。又二十里，饭大荆驿。南涉一溪，见西峰上缀圆石；奴辈指为两头陀，余疑即老僧岩，但不甚肖。五里，过章家楼，始见老僧真面目：架衣秃顶，宛然兀立，高可百尺。侧又一小童，伛偻于后，向为老僧所掩耳。自章楼二里，山半得石梁洞；洞门东向，门口一梁，自顶斜插于地，如飞虹下垂。由梁侧隙中层级而上，高敞空豁。坐顷之，下山，由右麓逾谢公岭，渡一涧，循涧西行，即灵峰道也。一转，山腋两壁，峭立亘天，危峰乱叠，如削如攒，如骈笋，如挺芝，如笔之卓，如幙之欹。洞有口如卷幕者，潭有碧如澄淀者。双鸾、五老，接翼联肩。如此里许，抵灵峰寺。循寺侧登灵峰洞；峰中空，特立寺后，侧有隙可入。由隙历磴数十级，直至窝顶，则窅然平台圆敞，中有罗汉诸像。坐玩至暝色，返寺。

十二日 饭后，从灵峰右趾觅碧霄洞。返旧路，抵谢公岭下；南过响岩，五里，至净名寺路口。入觅水帘谷，乃两崖相夹，水从崖顶飘下也。出谷五里，至灵岩寺。绝壁四合，摩天劈

地，曲折而入，如另辟一寰界。寺居其中，南向，背为屏霞嶂。嶂顶齐而色紫，高数百丈，阔亦称之。嶂之最南，左为展旗峰，右为天柱峰。嶂之右肋，介于天柱者，先为龙鼻水。龙鼻之穴，从石罅直上，似灵峰洞而小，穴内石色俱黄紫，独罅口石纹一缕，青绀润泽，颇有鳞爪之状；自顶贯入洞底，垂下一端如鼻，鼻端孔可容指，水自内滴下注石盆。此嶂右第一奇也。

西南为独秀峰，小于天柱，而高锐不相下。独秀之下为卓笔峰，高半独秀，锐亦如之。两峰南坳，轰然下泻者，小龙湫也。隔龙湫，与独秀相对者，玉女峰也。顶有春花，宛然插髻。自此过双鸾，即极于天柱。双鸾止两峰并起。峰际有“僧拜石”，袈裟偃偻，肖矣。由嶂之左肋，介于展旗者，先为安禅谷，谷即屏霞之下岩。东南为石屏风，形如屏霞，高阔各得其半，正插屏霞尽处。屏风顶有“蟾蜍石”，与嶂侧“玉龟”相向。屏风南去，展旗侧褶中，有径直上，磴级尽处，石阙限之。俯阙而窥，下临无地，上嵌崆峒。外有二圆穴，侧有一长穴，光自穴中射入，别有一境，是为天聪洞。则嶂左第一奇也。锐峰叠嶂，左右环向，奇巧百出，真天下奇观！而小龙湫下流，经天柱、展旗，桥跨其上，出门临之。桥外含珠岩在天柱之麓，顶珠峰在展旗之上，此又灵岩之外观也。

十三日 出山门，循麓而右，一路崖壁参差，流霞映采。高而展者，为板嶂岩。岩下危立而尖夹者，为小剪刀峰。更前，重岩之上，一峰亭亭插天，为观音岩。岩侧则马鞍岭横亘于前。鸟道盘折，逾坳右转，溪流汤汤，涧底石平如砥。沿涧深入，约去灵岩十余里，过常云峰，则大剪刀峰介立涧旁。剪刀之北，重岩陡起，是名连云峰。从此环绕回合，岩穷矣。龙湫之瀑，轰然下捣潭中，岩势开张峭削，水无所着，腾空飘荡，顿令心目眩怖。潭上有堂，相传为诺讪那观泉之所。堂后层级直上，有亭翼然面瀑，踞坐久之。下饭庵中，雨廉纤不止，然余已神飞雁湖山顶。

遂冒雨至常云峰，由峰半道松洞外攀绝磴三里，趋白云庵；人空庵圯，一道人在草莽中，见客至，望望去。再入一里，有云静庵，乃投宿焉。道人清隐，臣床数十年，尚能与客谈笑。余见四山云雨凄凄，不能不为明晨忧也。

十四日 天忽晴朗，乃强清隐徒为导。清隐谓湖中草满，已成芜田，徒复有他行，但可送至峰顶。余意至顶，湖可坐得；于是人捉一杖，跻攀深草中，一步一喘，数里，始历高巅。四望白云，迷漫一色，平铺峰下。诸峰朵朵，仅露一顶，日光映之，如冰壶瑶界，不辨海陆，然海中玉环一抹，若可俯而拾也。北瞰山坳壁立，内石笋森森，参差不一。三面翠崖环绕，更胜灵岩；但谷幽境绝，惟闻水声潺潺，莫辨何地。望四面峰峦累累，下伏如邱垤，惟东峰昂然独上，最东之常云，犹堪比肩。

导者告退，指湖在西腋一峰，尚须越三尖；余从之，及越一尖，路已绝；再越一尖，而所登顶已在天半。自念《志》云：“宕在山顶，龙湫之水，即自宕来。”今山势渐下，而上湫之涧，却自东高峰发脉，去此已隔二谷，遂返辙而东，望东峰之高者趋之，莲舟疲不能从。由旧路下，余与二奴东越二岭，人迹绝矣。已而山愈高，脊愈狭，两边夹立，如行刀背；又石片棱棱怒起，每过一脊，即一峭峰，皆从刀剑隙中攀援而上；如是者三，但见境不容足，安能容湖？既而高峰尽处，一石如劈；向惧石锋撩人，至是且无锋置足矣。踌躇崖上，不敢复向故道，俯瞰南面石壁下有一级，遂脱奴足布四条，悬崖垂空，先下一奴，余次从之，意可得攀援之路。及下，仅容足，无余地；望岩下斗深百丈，欲谋复上，而上岩亦嵌空三丈余，不能飞陟。持布上试，布为突石所勒，忽中断；复续悬之，竭力腾挽，得复登上岩。出险，还云静庵，日已渐西。主仆衣履俱敝，寻湖之兴衰矣。遂别而下，复至龙湫；则积雨之后，怒涛倾注，变幻极势，轰雷喷雪，大倍于昨。坐至暝始出，南行四里，宿能仁寺。

十五日 寺后觅方竹数握，细如枝；林中新条，大可径寸，柔不中杖；老柯斩伐殆尽矣！遂从岐度四十九盘，一路遵海而南，箭窑岙岭，往乐清。

游白岳山日记 徽州府

丙辰岁，余同浔阳叔翁，于正月二十六日，至徽之休宁。出西门，其溪自祁门县来，经白岳，循县而南，至梅口，会郡溪入浙。循溪而上，二十里，至南渡。过桥，依山麓十里，至岩下，已暮，登山五里，借庙中灯，冒雪蹑冰，二里，过天门；里许，入榔梅庵。路经天门、珠帘之胜，俱不暇辨，但闻树间冰响铮铮。入庵后，大霰作，浔阳与奴子俱后。余独卧山房，夜听水声屋溜，竟不能寐。

二十七日 起视满山冰花玉树，迷漫一色。坐楼中，适浔阳并奴至，乃登太素宫。宫北向，玄帝像乃百鸟衔泥所成，色黧黑，像成于宋，殿新于嘉靖三十七年，庭中碑文，世庙御制也。左右为王灵官、赵元帅殿，俱雄丽。背倚玉屏，前临香炉峰；峰突起数十丈，如覆钟，未游台、宕者或奇之。出庙左，至舍身崖，转而上为紫玉屏，再西为紫霄崖，俱危耸杰起。再西为三姑峰、五老峰，文昌阁据其前。五老比肩，不甚峭削，颇似笔架。

返榔梅，循夜来路，下天梯。则石崖三面为围，上覆下嵌，绝似行廊。循崖而行，泉飞落其外，为珠帘水。嵌之深处，为罗汉洞，外开内伏，深且十五里；东南通南渡。崖尽处为天门。崖石中空，人出入其间，高爽飞突，正如闾阖。门外乔楠中峙，蟠青丛翠。门内石崖一带，珠帘飞洒，奇为第一。返宿庵中，访五井、桥崖之胜。羽士汪伯化，约明晨同行。

二十八日 梦中闻人言大雪，促奴起视，弥山漫谷矣。余强卧。已刻，同伯化蹑屐，二里，复抵文昌阁。览地天一色，虽阻

游五井，更益奇观。

二十九日 奴子报云开，日色浮林端矣。急披衣起，青天一色，半月来所未睹！然寒威殊甚，方促伯化共饭。饭已，大雪复至，飞积盈尺。偶步楼侧，则香炉峰正峙其前。楼后出一羽士，曰程振华者，为余谈九井、桥岩、傅岩诸胜。

三十日 雪甚，兼雾浓，咫尺不辨。伯化携酒至舍身崖，饮睇元阁。阁在崖侧，冰柱垂垂，大者竟丈。峰峦灭影，近若香炉峰，亦不能见。

二月初一日 东方一缕云开，已而大朗。浔阳以足裂留庵中。余急同伯化蹶西天门而下；十里，过双溪街，山势已开。五里，山复渐合，溪环石映，倍有佳趣。三里，由溪口循小路入，越一山。二里，至石桥岩；桥侧外岩，高亘如白岳之紫霄。岩下俱因岩为殿。山石皆紫，独有一青石龙蜿蜒于内，头垂空尺余，水下滴曰龙涎泉，颇如雁宕龙鼻水。

岩之右，一山横跨而中空，即石桥也。飞虹垂蛛，下空恰如半月。坐其下，隔山一岫特起，拱对其上，众峰环侍，较胜齐云天门；即天台石梁，止一石架两山间，此以一山高架，而中空其半，更灵幻矣！穿桥而入，里许，为内岩；上有飞泉飘洒，中有僧斋，颇胜。还饭于外岩。觅导循崖左下；灌莽中两山夹涧，路棘雪迷，行甚艰。导者劝余趋傅岩不必向观音岩。余恐不能兼棋盘、龙井之胜，不许。行二里，得涧一泓，深碧无底，亦“龙井”也。又三里，崖绝涧穷，悬瀑忽自山坳挂下数丈，亦此中奇境。

转而上跻，行山脊二里，则棋盘石高峙山巅，形如擎菌，大且数围。登之，积雪如玉。回望傅岩，岬岬云际。由彼抵棋盘亦近，悔不从导者。石旁有文殊庵，竹石清映。转东而南，二里，越岭二重，山半得观音岩。禅院清整，然无奇景，尤悔覩面失傅岩也。仍越岭东下深坑，石涧四合，时有深潭，大为渊，小如

白，皆云“龙井”。不能别其孰为“五”，孰为“九”。凡三里，石岩中石脉隐隐，导者指其一为青龙，一为白龙，余笑颌之。又乱崖间望见一石嵌空，有水下注，外有横石跨之，颇似天台石梁。伯化以天且晚，请速循涧觅大龙井。忽遇僧自黄山来，云：“出此即大溪，行将何观？”遂返。里余，从别径向漆树园，行巉石乱流间，返照映深木，一往幽丽。三里，跻其巅；余以为高埒齐云，及望之，则文昌阁犹巍然也。五老峰正对阁而起。五老之东为独耸寨；循其坳而出，曰西天门。五老之西为展旗峰。由其下而渡，曰芙蓉桥。余向出西天门，今自芙蓉桥入也。余望三姑之旁，犹殢日色，遂先登，则落照正在五老间。归庵已晚餐矣。相与追述所历，始知大龙井正在大溪口，足趾已及，而为僧所阻，亦数也！

游黄山日记徽州府

初二日 自白岳下山，十里，循麓而西，抵南溪桥。渡大溪，循别溪，依山北行，十里，两山峭逼如门，溪为之束。越而下，平畴颇广。二十里，为猪坑。由小路登虎岭，路甚峻。十里，至岭；五里，越其麓。北望黄山诸峰，片片可掇。又三里，为古楼坳，溪甚阔，水涨无梁，木片弥布一溪，涉之甚难。二里，宿高桥。

初三日 随樵者行久之，越岭二重，下而复上。又越一重，两岭俱峻，曰双岭。共十五里，过江村。二十里，抵汤口，香溪、温泉诸水所由出者。折而入山，沿溪渐上，雪且没趾。五里，抵祥符寺。汤泉在隔溪，遂俱解衣赴汤池。池前临溪，后倚壁，三面石甃，上环石如桥，汤深三尺，时凝寒未解，而汤气郁然，水泡池底汩汩起，气本香冽，黄贞父谓其不及盘山，以汤口、焦村孔道，浴者太杂逦也。浴毕，返寺。僧挥印引登莲花